



荒島

VIRGIN SOIL

第六期

半月刊荒島社編輯

一九二八年七月一日出版

而今

不倒翁

A Tragedy

怕他！

北海雜詩

誘拐

飄渺的靈魂

漁夫

陳明憲

王余杞

曼荷

李洪白

王誌之

徐成達

本社敬白

- 一：本社因內部改組出版延期無任歉仄！以後當按期出版，以副盛意！
- 二：本社叢書原擬由自辦之書局印行，現因內部改組，書局從緩舉辦，除已委託北新及文化代印數種而外，其餘各書，亦擬委託其他書局印行，俟接洽妥協後，即當奉告。
- 三：各大書局，有願承印本社叢書，及代售本社刊物者，請即函示，無任迎歡。

愛的犧牲

長篇小說 王島 荒
著之書

全書十餘萬言，為黑暗的舊家庭舊社會的惡勢力波蕩着，一直送到墳墓中去，對於如狼似虎的軍隊摧殘民衆的種種情形讀之令人可泣可恨，並且在哀痛的呼聲中，指示出人生應走的途徑，尤非普通的什麼哀情小說可比

不日由文化學社出版

第四期目錄

談詩	痕	安	安	醉	滔	春	等	戈	譯
曉	別	了	北	京	！	哀			
照	例	的	悲	人					
播	種	人							
文	藝	雜	話						
詩									
哀	古	都							
夏	天	的	一	封	信				
開	次	的	四	寶	禪	寺			
訂	購	處	西	四	寶	禪	寺	四	十
王	森	然	君	轉	流	益	社		

而今

漁夫

塘先生忽然高興起來了，他感到一種小孩兒望見了大海般的歡喜，「我多榮耀呀！……」

「從前的我是滿身的灰土，有誰注意我呢，除了「相天下六人」、「金剛眼」和「端治花柳」之類以外？但是，現在革命了，請看我滿身上的標語，光耀的和漂亮的！」

「許多好聽的口號都從我的毛孔響了出來，驚醒四處的鄉人；偉人戰士，先覺者和許多「忠實同志」也都在我皮膚上耀武揚威，或者一行一行的排列着，使得一般游興濃郁的過客，對他們生出無限的敬畏。」

「啊，你看！武裝同志來了，他們都一個個地向我注目禮呢！……」

「咳！這個吱吱嘎嘎的混蛋黃車夫！你幹嗎不好好地走路呢？你那褲東西藏起來，不止污損了我上肚皮的大人物，連我的灰布大褂也都弄髒啦！呀！這該死的狗才！」

「穿馬褂的先生急走過去了，用一雙手掩着他的鼻子，另外一個着制服的先生又走了過來，向黃車夫白翻了一眼。」

然而黃車夫却正在埋怨馬路之不平呢？

然而不平的馬路却有他的不平和幻想在他心裡。

「為甚麼老是該我穿藍衣服呢？塘先生不也都穿上好看的花衣裳了麼？我整天的受人踐踏難道好衣服都不配穿一件麼？」

「但是，不要緊的，我的乖乖。現在革命了，他們會給你鋪上滾草，使你的外觀好似發亮的天鵝絨；他們會給你塗上光潔的地氈青使你的肌膚滑膩得有如美貌的

女郎的胸脯。好日子還在後面呢，你耐心的待着罷，我的乖乖！

『祇是……』

一輛汽車嗚嗚的衝過去了，劇烈的壓力使得他表面上的石子發出嗶嗶的裂聲。他受這一壓，非同小可，幾乎都昏過去了。他正在埋怨汽車行，遠遠的又飛來了幾輛洋車，其中有兩輛各載着一個標緻的姑娘，時髦的短旗袍使她們顯得格外窈窕，絨毛邊的牙骨扇更顯得她們的豐姿卓約。勞苦的馬路先生已忘記了他的苦痛而且感得有些飄飄然了！

一九二八，七，於古之北京。

不倒翁

陳明憲

小孩玩的不倒翁，任使你怎樣倒置，倘若你將壓倒他的力量減去，他却立即恢復原位，搖搖自得；而且，不久，他便安如磐石。

雖然小孩只喜玩不倒翁，但總不知道他為什麼被推倒放手後，便爬起來站着。固然，這是極平凡的事，稍微懂得科學的人，都知道是因爲重心 Center of Gravity 在他『底下部』的緣故。

但是，一般人儘管知道不倒翁不倒的原理，然而他們却不能應用此原理以推論到一般『活活有生機的不倒翁』。

吳大帥來，他們是升官發財；張大帥來，他們也是升官發財；推而廣之，任何人來，他們仍然是照舊升官發財。一頭目人「儘管變，他們却萬變而不一變——即變，也不過稍動一下，或升或降，這也不過是像不倒翁『搖搖自得』的神氣。

不倒翁既是靠着『下部』不倒，那麼『活活有生機的不倒翁』當然是仗着他們的『

「下部」作用引官發財了。

然而「活活有生機的不倒翁」，他們活動的範圍究竟比不倒翁大，因為他們沒有「六親姊妹」，而「活活有生機的不倒翁」却異樣，——他們有時還可憑藉他們的「六親姊妹的下部」來維護他們的基礎；所以，實際上，他們比不倒翁還更安穩。

現在，我們切不要責備女學生嫁給軍閥，官僚，政客做玩物，我們要責備的，是他們背後的「活活有生機的不倒翁」作怪，但我們也希望她們——自願的除外——不為不倒翁而犧牲。至於成心「阿魯達迎」，他自有應用或處理他自己「下部」的權利，絲毫不容人家干涉。

小孩子玩不倒翁，是頂有趣的。小孩——大概比普通小孩多吃二十年的飯——而玩着「活活有生機的不倒翁」那更其是有趣而且極幸福的事，但是他至多也不過是軍閥，官僚，政客之流，——有志的大孩們也許不願樂為的，我以為。

我這恨「活活有生機的不倒翁」，然而祇有痛恨，而且祇有在被窩裏蒙着臉痛恨。現在在「青天白日」之下，自然用不着蒙着臉痛恨了，所以，我不顧一切，大胆地特提出這個口號：

「打倒寡廉鮮耻「活活有生機的不倒翁」！」

一九二八·六·十

A Comedy

王余杞

「……難道你教我裝病不成？」

「唉！對啦！你裝一裝罷。你裝一裝，好不好？」

「裝一裝？裝做跌破頭，瞎了眼？」

裝一裝

107

「你答應罷？」

「好，我剛才答應了幫助你的。」

「來呀……」

「啊，我真的生病的時候，你不會這樣地招呼我，唉！」

「不要說這種沒良心的話，你病一回試一試看。」

「哼，這比真地瞎了眼還難過！」

我此時的身子非常飄浮，幾乎站立不穩，又像有種外力強迫我，不能不那麼做。我已經被人認成了是一個女人，我自己也承認；戴着女人的帽子，穿着印花的嗶嘰旗袍，排襟上還掛着一塊鮮艷的手巾；走路來裝做那麼一扭一扭地，嗓子也特別尖銳；這不是女人是什麼？實在地，此時的我已經失去了我本來的面目，一切服裝，態度，舉動，言語，都是丟了自去摸做一個人，一個女人，——她是別人的太太。

舞台上的佈景很簡單，是一間客廳的樣子；正中沙發之旁，每邊各有一支彈黃椅。我初時坐在那右邊的椅子上，此刻却已站起來，拿着一捲綳帶，背着身子，一面和他——劇中的先生——說話，一面紮住他的右眼。把他嘴裡的煙斗搶開了，扶着地，騎到沙發上去，替他蓋好了毯子。

他，我名義上的先生，那樣兒真像別人的丈夫一樣；聳着兩肩表示他的尊嚴，偏着臉也似乎是不願意說話的樣子，都等着我去侍候他，真便宜了他，要在平時，我簡直會和他不說話了。一身的破西服，滿臉雪花膏，嘴裡含着煙斗裝出大教授的神氣，真可笑，這算怎麼一回事？誰不知道他的名子叫做P！

我幾乎忍不住，忙低下頭，眼睛瞟着台口，弧形的台口裡密密排着一排電燈，向上立着，好像人的牙齒一般。再看開去，黑壓壓一堆，禮堂擠滿了，幾乎找不到

一塊空地。他們都直起頸子對着我，像出神似的，扳着大同小異的臉；眼珠一點不動。

妻也是觀衆之一，坐在前排。我對她，特別瞧得清楚，一點不模糊；從她神秘的臉上我猜出了她的心意；許是她心裡瀰漫着無名的空虛；這也難怪，一個成天相見的人，忽然變了她的態度，心裡當然感到異樣，何況還是與自己很有關係的人，何況這態度已變得特別？……幾乎會使她如在夢中；自己是別人的妻，而以妻稱自己的人現在又變作別人的妻了，彷彿開玩笑似的，雖然明知是假，但總不會因這假而不動心。如果真是自己的丈夫是女人的時候，那自己是多麼難為情！

我心裡也正和她一樣，可是說不出來，不但說不出來，還要機械地演出劇本上的情節。當劇中的那位朋友上場了，我更謹慎小心，特別模倣那種左右為難的心理。

妻坐在下邊，態度依然很鎮靜，手裡弄着一張游藝節目表，彷彿正在回憶一件事。這時，她的眼光看了看躺在沙發上的P，又看了看儂氣十足的朋友和我，不自然的笑了一下。這一笑，更引起了我的精神，更小心地去表演；無論她這笑是否贊許，或還有其牠的用心。在那那間，我記起她對我的事實來：漠不關心，一點不會體貼；有時還引起她的情惡，彷彿我的一舉一動，在她看來都只是無聊，惹她討厭；從沒表示過愛我的真意。直到我喪盡心氣去迎合她的意旨之後，臉上方露出了些微的笑容，然而過不了許久，又恢復了平常的狀態。從我冷靜的觀察，我覺得，她對我還不如對別人！

我用心表演也是別有原因：我要做給她看，一個妻子對丈夫的好榜樣。話是說給她聽，態度是做給她聽；其實，可以說是為她而表演。台下雖然坐了許多人，我總沒聽見，我只聽見了她。笨重的臉，蓬蓬地蓋着一頂黑髮，差不多每一根都可以

分析出來。我一面表演，眼光老一眼眼地釘着她，可是，真在和她的眼光接觸時，大家又不覺把頭低下了。

許是因我感動了她，她的良心發覺了，覺得過去對我不當，臉紅紅地，含着抱歉似的眼光，呆坐着不動。我裝得高興，更親熱熱地說了這一大篇：

「你想，他叫一個聽差打一個電話給我，說他摔破了腦門，已經抬到醫院去。差不多把我嚇昏了。我即刻叫一輛汽車走到醫院，看見他像血人一樣地躺在那裡，閉了眼睛，叫他也不答應，我當時幾乎暈過去。我就糊裡糊塗地用鉛筆寫了一封信給你，那樣一封糊塗信，連自己也不知道寫了些什麼。後來想想……」

我是坐在台上右方椅上，裝做心裏不安，怯怯地喘不過氣來。說完了口唇感到微微地顫動，腦經可特別清醒。在腦經裏，我設想假如在病中，妻能這麼親切地向我說一篇話，不管有意或者無意，也許我的病立刻就好了。從結婚以來初時還好，過後就一天不如一天，她總表現出瞧不起我的意味，似乎我們的結合，我有高攀的嫌疑。她人太漂亮了，她的同學常說他「別人一見就愛」，這話也真對，否則怎麼那樣吸引人？只說她那對眼睛，在白磁似的眼球上嵌着黑漆的眼珠，非常晶瑩，非常明晰，柔光四射，像電一般的射到別人身上，別人的眼光，受了感應，也都集中了她。這是實例，每同她一路上街就可覺到。像這樣首如飛蓬的我，怎麼配得上她？我也有自知之明：我知道我一無所能而她又是那麼惹人注意，只有極力地推崇她，迎合她，不使她有些微不滿意。——關於這一點，在一星期中我曾經上過三次理髮店。可是，并不大生效，還是瞧我不來。漸漸地，漸漸地，愛與怕相衝突，結果是後者佔着勝利了。

「懼內，美德也」，我也曾這樣地解過嘲，也曾徵詢過朋友，同情的我引他作知己，認為他是個可交的人；反對的立刻就要遭我的拒絕，所以如老子之流，因他

未結婚無事可考驗，也把池派入了後者一列，雖然不免別的還有用意。

我想着，眼光轉注着池。——他正在和那位朋友說話。躺在沙發上，裝着跌傷了的樣兒，眼上綁着繃帶，偏頭，轉向我說了聲「你去吧！」

我下了馬走到後台，彷彿到了別個世界，頭腦暈極了，心裏發慌。真像作了一件吃力的工作，精神再也支持不起。許多人來迎着我，我走到化粧台的側邊，拉把椅子坐下，對着鏡子，瞧見我另外的一幅面孔，頗感到茫然，心裏也急促地跳動。人些包圍着我，打手巾、送茶，我只有呆坐，找不出一句話來。

「老C，你真有演劇的天才，」一位遞給我一支煙捲，笑着向我。我的眼睛使也轉注着池，默然無語，把吸進嘴裏的白煙，使勁送到肚裏，經過腸胃，再吐了出來，如泉水似的在空中浮動。

「你演的劇真動人，」又是一個笑臉向着我。

別無方法，我只有報他們一笑。

紛繁無味的批評使在人叢中發生，我忍不住，站起來往前邊走，預備上場。後面依然跟了幾個人。

「老C，望你努力，」先前說話的那個忽然搶前一步，鄭重的拍了我一下肩。「從今天我可以預祝你的成功！你真能把一個理想的妻子的神味表出來，我想，你總可以給她們一個有力的教訓。她們晚上回去，說不定要抱着她們的丈夫親親熱熱的接一回吻呢；尤其是那夫妻間感情不好的人，還會使她良心發現，坐臥不安。」

他的話深入了我的心，使我站住，心裏湧着無名的高興，握着他的手，打着尖銳的音調說了聲「謝謝」。

再上場，我心裏更加熱烈，想更繼續的表演出來，促妻的覺悟。奇怪，觀眾裏已沒有她的影兒，她先前坐位却另換了個人。我怕我的眼睛靠不住，再搜尋了一遍

，從前至後，從左自右，一排一排地，一行一行地，一點不放鬆，繼續檢查一遍，在一瞬間，連門口擁着的人，我的眼光都在他臉上注視了一吓，可是，總沒找着她，在燦爛的燈光下，竟失去了我心上的人！

兩種不同的意念便在我心起伏：病了？或者是不高興？自己的丈夫變作別人的妻子本來滑稽，可是，這又算得什麼！她不應該有這種思想，也不會有這種思想，我很知道。然則是她受了感動？唔，這還相近，正如朋友說的「良心發現，坐臥不安」。剛才我不是聽見她漲紅了臉麼？許是她真覺得對我不起，不敢再下去，先走了。也好，讓她多想想，趁早改變過來！……

問題不能解決，演劇就彷彿失了意義：舉動粗忽，對話生澀，態度也沒有先前的自然；心裏越慌，演來越不對勁。台下人聲漸漸嘈雜起來，我知道這是對於我的不滿，但是怎麼樣也鎮靜不下，沒法子，只好馬馬虎虎地把劇本演完。

放心不下，演完劇把衣服換了，洗一帕臉就回家。因為離家不遠，便決心走了回去。

初秋的夜晚上本末涼爽，更兼夜色深深，還加了點淒清的意味。一輪明月已經斜掛在遠處的樹枝上，在月光達不到的別處天邊，嵌着疏星幾點，射出晶瑩的光芒，大街上靜悄悄很少行人，只有時一輛墨獸似的汽車，風馳電掣地跑了過去。微風過處，樹上沙沙作響，與呼呼的汽車聲相和，使人感到了些微的秋意。

我走過大街，進了胡同，拖着自己細長的影子，懷着滿腔的疑團，低頭走去。這半年以來，真使我心裏感到悵惘。因為愛她愈深，怕她也愈甚；我的喜怒哀樂的感情，全受她的支配，雖然我不是她的奴才，而我的精神已經被她凌辱得不堪了。她高興的事，我不敢反對她；我高興的事，例得先徵求她的同意；而且還要討厭我。為自己的愛人犧牲，本不算什麼，可是，吃力不討好誰又願意？真的我不可

以和他離婚麼？只是我一見了他勇氣就消退了。愛還來不及呢，誰敢說離婚！

那除了希望她自己懺悔之外，也沒有別的方法。懺悔！今天就是個好機會。我雖是在演劇，簡直等子在明白地告訴她，要她學我，學我對付丈夫的正當態度。朋友說得好，「她們晚上回去，說不定要抱着她們的丈夫親親熱熱地接一回吻呢！」我想這是可能，只要良心不死，那還不容易？……

我的神經興奮起來，步伐加速，急急走回家裏，彷彿算定了妻子已經在屋裏等着，張着雙臂，伸着嘴唇，等我回去接吻似的。走到門口，心裏更覺發慌，老媽子兩聲「是誰」也不耐煩，等門開了，半聲不響，一溜煙就跑進去了。

先向前窗望了一眼，棹上點着燈，可沒見有妻子的影子。心裏吃驚，回頭開門進來的媽子：

「太太呢？」

「在裏間。」

我探身進去，妻子走了出來，雖見她那冷落的神情，又料我半天說不出一句話

「演完了？」淡淡地問。

「……」我只點了點頭。

「也真不容易呢！」

「我變作別人的妻，你心裏感到怎樣？」我終于忍不住問她。

「那有什麼關係！」她并不在乎。「未必這一點我還看不開？」

「那你為什麼不看完就跑了？」

「因為我心裏別有感慨。」

「別有感慨！」我突然斜了出來；同時，朋友先前說的若又在我腦裏重演了

一暈。我不住把眼光打量她，這樣，使她的臉更紅了。她的臉紅了，我更覺得朋友的話可以證明。她準是被我感動了。呵，她的天良發現了！……

她簡直低了頭，這準是被我猜着了。我該問她，我該問她以後對我的態度，至少要恢復結婚以前一樣，的確地，只有在結婚以前，我們才互相愛過。

我高興了，高興使我忍不住。我覺得我們的前途很可樂觀，我們的光明也不難實現，我們將要變成世界上最有幸福的人……我立刻站起來，握着她的雙手，同坐在床上，側身倒下，親了個吻，低低地問她：

「你感動了什麼？」

我說了，心尖不住跳動。她遲遲疑了一下，才把小嘴送到我的耳邊，我聚精會神，真怕有一個字的遺誤，聽她說：

「我覺得密斯脫P比從前更活潑了。」

十七年七月六日

怕她！

曼荷

夢珂昨晚由P君的宴會歸來後，因為多喝了兩杯黃酒，所以臉紅得如戲台上鬨動的扮像一樣。他剛進門時，他的妻帶着滿面的笑容來迎接他，見他昏昏沉沉，一蹶不振的樣子，知道他又喝了酒了，馬上將笑容收去，頭也不回地獨自氣沖沖的進臥室去了。夢珂當時感到惶恐，反身鎖好了門，慢慢地踏向裡去。

「啊！我不該多喝酒，使她又生氣了。我前次答應過她，說以後絕對的不喝酒了，可是現在又犯了戒，怎樣對得起人？」

他沿路想來，不覺已進臥室了，見她睡在床上，臉朝着裏面，烏油油的黑髮，散亂地蓋在枕上，在灼耀的電燈下發光；一陣陣花露精的香味，從蚊帳內飄來，

直刺入他的鼻孔。他於是走到床前，坐在床沿上，慢慢說道：

「倩妹！你怎麼樣？」

她半響不作一聲，連動也不動一下。他有點不得主意又繼續問道：

「倩妹！你到底怎樣？是不是生了氣？……」

池柔和地問她靜幾遍，聲音特別放得低微，委婉。她還是不理他，還是一聲也不響。他有點發急，可也無法，只是呆呆地把她望着。

她穿着貼肉的，水紅色的汗衣與潔白的短褲子，這是她要睡時的裝束。但汗衣的長度，還蓋不着褲腰。在高高突起的臂與胸胸骨之間，露出一段潔白的肉來，微盪起一條條的綉紋。下邊圓圓的大腿紅嫩如羊脂一般，兩腿交叉的放在床上，白肥的腳肚兒越發出如鼓脹的乳盤般的美，這種肉體美，是他倆結婚後未曾發現過的。她經不起他的肉體美的誘惑，內心裏燃燒着一種自然慾驅使他摩撫她。他一手去握她的臂腕，再用一手去撫弄她的大腿。

「倩妹！你爲什麼惱怒？我對不起你嗎？還是老媽子冒犯了你？老媽子不好，叫她滾蛋得了！如是我對不起你，請你明白的說出，我才知道究竟……」

本來夢珂剛回來時見到他的態度，知道他是爲他喝酒而惱怒，但在池未明白說出之先，他總是不敢確定。所以他柔聲地問她。當池用手去握她的手腕時，她忙把臂腕往後縮去，但仍然不作一聲。

「啊，是了！你是不是以爲我不聽你的勸戒，多喝酒麼？我真是的對你不起，這確是不得已……」

夢珂的話尚未說完時，只見她的身體不住的上下抽動起來，同時又發出嚶嚶的聲響。她知道她哭了，心裏甚覺難過，忙湊近身去，用手去撫着她的額頭安慰她道：

我這次多喝點酒，實在是不得已的事情。主人的情面不好推却，而且看又復

池到沙發上去躺著，又去拿水來將他的臉面洗淨，讓池嗽口後，在沙發上靜靜地躺了一會，池又扶池起來，把池的馬褂和長衫脫下，命池上床去睡。

當她立在他面前時爲池脫衣，池迷糊地只見兩隻肥圓的大腿在他眼光保衛，有如兩隻白羊腿在那兒浮動一般，還有那隱約可以看得見的曲線美，不住地向他誘惑，把池神秘的心靈挑動她。他於是伸出兩手撲向前去抱她的兩只可愛的大腿，她忙把池推開，口裏還嚷道：

「你這人真不長進！真是『不是冤家不聚頭』！快起來去睡了吧！」

夢珂在吐後，到是有點昏沉。經她這樣的說，滿腦海的熱烈的肉慾又冷靜下去。她把他的手搭池的肩上，又用一手去扶着池的腰，慢慢的走床前，命池睡下。

第二天早晨約十點鐘的光景，夢珂的妻掀開池的帳子向他道：「外面有人找你！」

「誰？」

「L君！」

「你是認得他的，請你代我說一聲，我就起床。」

「倒罷！L鬼不是昨晚勸你多喝了幾杯酒麼！幹麼要會他！」

「夢珂不得已，快快由床上起來，把衣服披上即到外室來會L君。」

「我昨夜醉了，真是喝得太多了！」池開口就向L君這樣說。

「笑話！一點酒那兒會醉！夢珂，今晚我同S君請你到我那兒去喝幾杯薄酒，請你賞光！」L君把話說完後，緊緊地把池看看，似立刻要他肯定的答覆。

「酒可是不能再喝了，吃飯到這可以。」

「酒還沒有喝，就要吃飯來了。」L君發起笑來了。

「L君，對不起，我今天真是的不能再喝了。」

「那裏話！你不喝，誰還能喝！」

「我昨晚喝得太多，並且我還有其他原故；……」夢珂說到這裏，知道最後一句有點露馬脚，忙把話頭殺着。

「什麼！什麼原故？」L君見他的樣子可疑，緊緊的追問。

「沒有什麼？」忙加解釋。

「不，你得說說。不然，請你今晚務要來喝酒。」

「……」夢珂本來是愛喝酒的，在未結婚以前說起酒來比命還愛，在無聊的時候常常一人出去買十餘枚的白乾和幾個子的花生豆帶回家來獨酌。可是自從結婚以後，他的妻常常緊緊不休的要他戒，說酒能傷腦，能耗血。他的妻的一番好意，他何常不知道，不過既已成爲癖好，很難的戒得去，所以每逢聽到別人說要請他喝酒的話，總是滿心歡喜的，可是……

「夢珂，怎樣不講話？」

「真的，我有別的苦衷，實在不能再喝了！」夢珂說話時面帶正容。

「什麼隱衷？病了麼？……怕我們的酒不好麼？……我們得罪了你麼？」

「不是，通通不是！」

「啊，我知道了，是不是請得不恭？」

「笑話，你我還說這些客套話幹嗎？」

「到底爲什麼呢？這才難猜！」L君沉思了一會。

「啊，是不是嫂夫人不讓你喝麼？」L君無意的發問。

「不，不是，不是，不……」L君一語道破了他的心，他頓時兩頰紅暈得

發熱，所以現在急急的樣子，夢珂把話說完後，便大笑起來，爲的是欲一笑混過去。

「啊，是的，你一定怕她，一定怕她！」L君看破了他的隱衷，又追問了一句。「怕她？我幹嗎怕她！你如不信，我今晚陪你去喝，好不好？」夢珂經不起L君的襲擊，彷彿他已完全知道他的秘密一樣，所以夢珂在一急之中，便答應下去，以爲藉此可以表明心跡。不怕老婆的但在他說最後的一句話時，聲音特別放得低細。

「那麼，好極……」

L君的話尚未說完時，只聽內室門呀的一聲開了，夢珂的妻在裏面現出憤怒的半面感嘆叫道：

「夢珂！你進來！我有話同你講！她的聲音，特別來得銳急，她知道她聽到他的話了，登時跳過來，臉上也似在發狂熱。他愈想鎮靜，愈是渾身不安，好像馬蟻在熱鍋上打轉輾一般。L君見他突如其來的變動，早已猜透他的心病，忙站起來說道：「夢珂！你有事，我們再見吧！」

夢珂很不好意思的立起身來送L君出去，臨別時，L君的臉上似浮現着一層輕視的笑容。

一九二六，六，二五，北京。

北海雜詩

李洪白

林中

輕輕地，慢步在水上，橫過海去，
那裏有，巖巖的宮宇，幽靜的疏林，蒼雅的古堤；

荒島

一一九

荒島

安翔地，盤旋在宮傍，林中，堤上，……
稚嫩的景物，寂寂地，使人心曠神怡。

一對對的情侶，緊緊地，偎着肩臂，緩緩地行去，
一句句的情語，幽幽地，訴着心景，如鶯聲歷歷：——
啊！從沒有異性戀慕的殘身，那堪這雅韻的風波調戲，
柔情綿綿，多愁多恨的我呀！忽生着無限的悵惘，孤悽。

一陣陣的寒風，颯颯地，送進林間。

一陣陣的簫聲，悄悄地，浸入宮殿。

一絲絲的暮烟，倦曲地，環繞松綠。

一縷縷的情絲，綿綿地，無所繫懸。

天地雖寬，那有個多情的慧質，受我的真情蜜戀！
天地雖寬，縱有個多情的慧質，那受你真情蜜戀！

金錢勢利的世界啊！斷送了許多純潔的青年，

嘆我的身世飄零，淹塞，只使我珠淚漣漣。

誘拐

王誌之

這是兩年前的事了：○商店有個名字叫永熙的學徒，與一個小飯舖裡的女兒名叫紫筠的，自小就是一對不能相離的侶伴。他們之間好像有一種絕大的魔力支配着，只要有兩天不見面，互相間就會充滿了念望和懷想，所以永熙常常不顧經理責備

託故而出去。

一天，他從經理的手中得了八元的新金，又去找他的紫筠去了。他約她一塊兒去看電影，到影戲院時還離開映前半點鐘，就并肩坐在那兒閒談。

「你的父親準不準你同我一塊兒玩？」他現在漸漸地在他們的關係上，對於她的父親發生了一種懷疑和恐怖的心。

「他幹嗎不準？」她好像奇怪似的反問。

「你呢？」他笑着。

「我怎麼？」

「你願不願我一塊兒玩？」

「你願不願呢？」

他紅着臉緊握着她的手，頭部也湊在她的胸際來了，他們感到熱的交流。

「我很愛你！」他的聲音顫動起來了。

她滿臉紅地望着他，手緊緊地同他握着，心裡起了一種表明其妙的壓力。最後他們感覺着四週的異樣的眼光可怕，雙頰上又增加了許多熱力，只好沉默了。燈光熄滅，銀幕上現出各色的不同的情景來，他們的手又互相握着了，兩肩又緊緊地靠攏了，他們并沒注意銀幕上映的是什麼，祇感覺着四圍的空氣緊張起來，內心跳動得非常厲害。

「我們吃飯去，好不好？」他覺得老在這裡太不能忍耐了。

「.....」她也立刻站了起來。

他們找到一家小旅館，被夥計領進一間小小的屋內，她很奇怪吃飯的地方，幹

嗎又有床，他爲她解釋說因爲厭惡在外面太鬧雜了，在這裡面幽靜些，可以暢談。在他們互斟的飲了兩盃酒以後，他見着紫筠那一种很可愛的神情，手掌托着她的鮮紅的左頰在那裡默默地凝想什麼似的。那薄薄的上唇，也受着手掌的擠壓，微微地揪了起來。兩眼的睫毛，不着的上下掀動，眼眶周圍微微地帶點潤紅，油漆似的隨子不住的動，他從她的對面把他的座位移到她的肩下來了，兩手又緊緊地握着。

「喂，妹！我聽說你父親給你定了婚了？一個很闊的陳家，是不是？」

「誰說的？瞎造！」她帶怒似的嚷說。

「你願不願你父親把你同別人定婚呢？」

「我……我是不同誰定婚的。」她媚笑着說。

「你定了婚了嗎？她反問。

「像我！誰肯要？」他發笑的說。

「你願不願同別人定婚呢？」

「你願不願我同別人定婚呢？」

「那聽你的便！誰管得着？」

「你不管我嗎？唉！」他要哭起來了。

「你要我管你？」

「你討厭我嗎？」他倆的雙膝都並靠着。

「她把頭搖搖又慢慢地垂下去了。

「唉，好人！我覺得祇有你可愛啊！你不愛我？」

「她忽然地倒在他的懷裡來了，互相吻着，擁抱着，屋裡燈光，同時也熄滅了。」

紫筠的父親雖然在北城的一條很僻靜的胡同開一個小小的飯鋪，正因為僻靜的原故，那附近一帶都沒有較大的飲食店，所以一般的雇客都不得不齊集在這個小小飯鋪來，她家五口的生活，這樣才維持過去了。

張洪興是南城的一個富商，他在南城的大街上開了座大飯館，因為基本金充足，賺了不少的錢想向外發展，就在紫筠她們的旁邊建築起一間漂亮的舖面來，開張之後，那個小小的飯鋪的生意，全被他拉過去了，他們的生活，就漸漸地恐慌起來，不久連本錢都吃光了。

紫筠的父親向張洪興哀求了許多次，才允許紫筠在他舖上當一個不要薪祇吃飯的下女，而她的父親也在同時變成一個洋車夫。

在她父親當洋車夫不上半年就勞動死了以後，她的母親同一個兩歲的弟弟及一個不滿五歲的妹子的生活更法無解決了，在這種情形之下，張洪興才是她們一家的大恩人！使她母親喜出望外的是張洪興竟垂青於她的女兒紫筠了！她以她完全担負她們一家的生活費為條件來要求她把紫筠拿給他作妾，紫筠經了她母親幾次的哭勸，才忍痛的完成了這件事。

自從紫筠當了下女以後，永熙和她會的機會就很少了，他祇能在找得了點錢才敢去同她相會一次。可是這次他去等了許久都沒見她的影兒，跑到她母親那裡，才知道她在幾日前升為店主的如夫人了！

她很奇怪以她那樣的人，從前對於他那麼好，怎麼一吓就變了心了！他氣忿極了，悲哀極了，沮喪極了。

回家以後，忽然接著這樣一封信：

永哥：

荒島

一一三

「我現在要算是已死的人了！不，更比死了還不如！我知道你準是十分地怪我，但是，永哥！你是知道我的，你是知道我決不會忘了你的！我自己死都可以的，但是，我決不忍在未死以前見着我的母親，我的小弟妹妹餓死啊！」

「永哥！我還是愛你！我永遠地愛我的永哥！但是，永哥呀！我希望你不要爲我悲傷！」

「明天下午我有機會可以出來，我們在××電影院相會，好不好？」

「你的筠妹。」

三

冷酷的北風，愈刮愈大了。半面的月兒也爲這些塵沙所蒙蔽，帶着溼漉的灰色。永照一個人在那個飯館的後面的高墩上立着瞭望，他望着那家的東牆透出一綫燈光的小窗，遠遠地傳來了幾聲車輪聲和氣笛聲，接着又廳來一陣簌簌的狂風，樹木的空枝都發出了呼呼的悲響，暴風過後的沉寂，和冬夜黃昏時的黑暗，忽而在他的腦後吹進了一種恐怖的情緒。兩旁的空地裏，好像有人在那兒爬出來的樣子。他慢慢地踱到東牆的窗下來凝神站着，偷聽屋內的動靜，一陣陣犬吠聲，忽而迎上前來，他才不得已又跑到街上去走了一轉，他二次回來站在那高墩上，不久就見着那家的後門開了，有一個女子，手中提了一個白色的包袱，偷偷地走了出來，他急忙迎上前去，把他那包袱從她的手中接了過來。他倆在未發覺以前，眼淚就潑潑的墮下。

「幾點鐘了？」她最後含淚問。

「快點走！我們去趕九點半的車。」

他倆由昏夜沉沉的高墩上匆匆地跑到街上來，坐了兩乘洋車，到車站去了。

四

不久以後，T軍警廳第三偵緝處盤獲得一對行跡可疑的不滿二十歲的男女，聽

說男的就是P城的C商店的學徒，女的是××飯館的妾，他們在幾日前同逃到T埠來，住在××旅館，警廳裡捉去審詢，調查出來才是張洪興數日所告發的罪犯。

審判官審判的結果是誘拐罪，男的應依刑律第三百四十九條第二項的規定處以兩年的監禁，女的由原告人帶回，當這種判決宣布以後，他們感覺着太不公平了，他們好像充滿了一身的烈火，他們的大聲的叫喊中有這樣的一段：

「什麼！是誘拐？拐嗎？他拿他的金錢勢力來把她強姦了，這就合法嗎！社會的法律應該爲你們製造罪惡的保障嗎！我和她自小就相好，不差，現在我同她走了，我就是誘拐！我就是罪犯！……」

「唉！我家裡從前本來可以維持生活的，他把我們的商業剝佔了，使我的父親勞苦以至于死，他就是合法的！……」

他們最後的呼聲，終沒得到人們的同情。

三天以後的報上，載有一段這樣的新聞：

「××飯館主人的妾被C商店的學徒水露誘逃T埠，經警廳盤獲，已依法處斷，其詳情已累誌前報，既聞此女返家，不勝羞忿，自經而死……」

完

一九六·三，廿七 廿九。

飄渺的靈魂

徐成達

我素然的十分滿足，因彷彿有這麼一天：我整個肉體都已分解，存留的只有這飄渺靈魂。

「暮色泛彩，新月朦朧；又近黃昏了。我便舉起舞裳，由西而東，徐徐飛昇，輕快的，與霞姑握手；微笑的，和月姊接吻。」

荒 島

二二五

繁星入夢，金陽出浴；又是清晨了。我便披著睡衣，山上而下，徐徐降落，甜蜜的，向母親們絮語；活潑的，對孩子們歡呼。

有時，大概是深夜吧，萬籟俱寂，寒鴉無聲，我便如閃電般的，越過巍峨的高山，渡過渺茫的大海，普遍的，慈祥的，用我柔膩的手，撫摩大地所有一切休息的人們，使她更加舒適而沉醉的酣眠。

待到春天，我便隨着蝶兒，蜂兒，在粉紅，黃金，或乳白色相間的花叢中，一塊兒回還的舞，啾啾的歌。舞倦了，花被便是搖籃，儘可倦傍着歇息；歌乏了，花蕊便是柔懷，不妨俯貼着酣睡。再有：散佈四周的沁人心脾的清香，使勞碌永永吸取不盡的甘露。我是天之驕子，我享盡了人們所不能享到的春之範福。

夏日呢，我便伏處在碧海一角的不知名的孤島上。孤島的極頂，有水晶修成的皇宮一座，四圍滿是綠點點的參天古樹。經過來去無方的涼風吹拂，樹葉老是搖頭沙沙作響。白晝裏，我由皇宮步入林端，再由斜坡步下近海的沙洲，獨自兒直挺挺的凝立着，有意無意的，目送滔滔逝去的綠波。綠波中也偶爾發見一兩朵仿佛被人委棄，憔悴得可憐的白蓮。我優游的渡過長夏，我一點也不覺得和別的季节異樣。如龍爪般紅黃白各色俱備的，這是菊。除桂而外，菊却成了點綴秋天場面的重要貨色。在這時候，我便跨進菊圃，採集了許多不同樣的花朵，用我縝密的心思，製就花裝一襲。然後再折下桂葉，造成桂冠一頂，這樣，我便可以飄飄然的穿戴着在各處遨遊，飽接秋光，優看秋色，一直到冬的來到。

雪花飄飄，大地成了銀灰色的世界，皎潔無比。在這時候，冬姑娘滿臉堆笑的，正顯示着它的全能。我便朝暮和太陽哥哥接近，它的視綫的光芒，好似具着無上的吸引力，使我暗暗銷魂。有時我也在嶺頭探訪春訊，看寒梅是否著花？但我也並不急切盼望春的降臨。

我直如失去了思慮，忘記人間所有的美醜，愛憎，善惡，毀譽，以及一切的煩惱，憂愁，痛苦，悲哀，一任世事如「白雲蒼狗」般的變幻，「滄海桑田」般的轉移。我泰然的將長此終古！